

焦波 著

ANDIEANZIANZANG: 一个儿子用镜头留住住父母

俺爹 俺娘

俺爹...俺娘

图文典藏版

一个儿子用镜头留住住父母

ANDIEANZIANZANG: TUVENDIANCANGBAN

昆仑出版社

焦波 著

俺爹俺娘

一个儿子用镜头留住父母

图文典藏版

TOUWENDIANCANGBA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俺爹俺娘/焦波著.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6

ISBN 7-80040-860-4

I. 俺… II. 焦… III. ①人像摄影-中国-现代-摄影集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J423②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0683 号

书 名: 俺爹俺娘 图文典藏版

作 者: 焦 波

责任编辑: 侯健飞

装帧设计: 十亩工作室/裴海斌

责任校对: 马 涛

版面制作: 周 倩

出版发行: 昆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jwycbs @ 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国防印刷厂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20 千字

印 张: 21.375

插 页: 4

印 数: 1-10100 册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40-860-4/I·642

定 价: 30.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序

余秋雨

焦波这个人，我没有见过，他的爹娘，我却很熟悉。

——说这话，好像在故意跨越辈分讨便宜，但很多读者都会像我这样说。这个至孝男儿，就像中国自古以来乡村间的许多本分男子一样，恭敬地当众喊一声“俺爹俺娘”，就把自己的身子躲到了老人背后。人们见到的，只是两位老人的身姿，而且，大家都见到了。

作为著名摄影家的焦波，当他刚刚摆弄照相机的时候，一定是立志向越来越开阔的陌生世界捕捉镜头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也这样做了。但是，他终于发现，阅尽大千世界，自己最有必要、最有责任向广大读者介绍的，竟是那个养育了自己生命的温暖小天地。爹娘疲惫的笑容，是他万里行脚的归宿，爹娘满脸的皱纹，是他永远的“国家地理杂志”。

孝顺爹娘，尊敬父母，这种优秀的传统品德本应在当代中国大力提倡，但焦波的行动显然已经超越了一般门庭之内的孝顺和尊敬。他把自己的爹娘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图像呈现给社会，有血有肉地告诉人们何谓中国伦理，何谓东方亲情，何谓华夏子民。本来，这一些大概念已有诸多学术论定，但是一个民族的集体生态和心态是具体可感的，远比学术概念丰富。这一点连古人也懂，因此留下了《二十四孝图》之类的阐释例证。这种例证的弊病仍然是过于概念化，并由此走向了极端化和非人性化。焦波是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孝子，早已从陈旧概念走出，仅凭生命的感性，来传达天地间的亲情，因此，为了读解我们民族的精神结构提供了一份感性素材。

除摄影外，焦波还写下了不少文字。这些文字也是感性的，保持住了生活和感情的原生状态，与摄影相得益彰。应该说，它们离不开

摄影，但如果离开了，也是上好的亲情散文。

天下的爹娘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焦波的爹娘生活在农村，因此更具有一种紧贴大地的典型性。华夏民族的主体立足农耕，世世代代繁衍在竹篱泥途河沟边。后人的种种城市行迹，大多也是由农村起步。因此，即使并非出生在农村的读者，看到这些摄影作品也会有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感动，就像很多年前我们看到画家罗中立先生的作品《父亲》一样。

我是焦波作品的忠实读者，其中有一个特殊原因是，我也从农村走出。我的父母亲与他的父母亲属于另一种类型，但我非常熟悉焦波父母亲的那一种类型，也深知这种类型与我父母亲这种类型的关系。为此，我要对焦波深表感谢：是你的镜头，使我一次次更深切地怀念父母。我想，要向你表示这种感谢的，远不仅仅是我。

能为焦波先生的这部图文集写序，是我的荣幸。

目 录

作者感言

1

序 余秋雨

自序 1

多想再给你们照相啊，俺爹俺娘（自序）..... 3

俺爹 19

 爹的家谱 21

 拉大锯 29

 改大门 盖新房 32

 行人头 37

 四根香蕉 41

 爹的“之乎者也” 42

 爹论家国大事精言妙语 47

 较真 57

 打官司 62

俺娘 71

 送行 73

 娘的小脚 76

 哪个女人不死三五个孩子 82

 灶王 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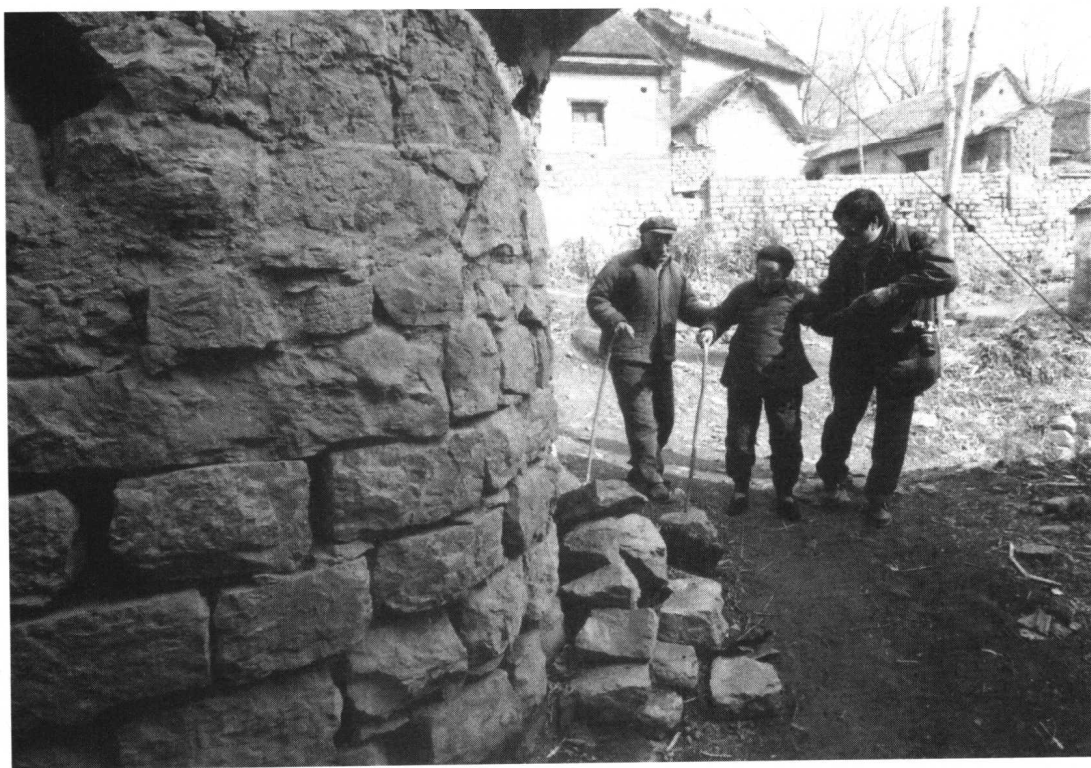
 擦鱼锅 89

 大包子 93

娘的“冰箱”	95
绞脸与剪发	100
抱窝	104
俺爹和俺娘	115
娘和爹，爹和娘	117
大院子与大簋子	127
上泰山	130
寿坟 寿衣 打狗棍	137
爹娘剪彩	144
娘不走，还要我给她照相呢	157
过年	165
白金婚	172
大生日	181
俺家	191
爹娘打我	193
爹娘的傻瓜儿子	196
割断绊脚线	208
隔代情	216
娘的寿诞	224
粮食	226
驴驮子上的故事	230
外甥女桂花	235
五婶娘	244
姊弟情	253
俺爹俺娘俺家乡	257
天津湾的水	259
“破提篮”里出学子	262
“西方大路”与“东方大路”	270
窑货岭	275

花盆灯	278
八月十五闹元宵	283
铡草 捣药 踩箱罗	287
俺爹俺娘像太阳	295
爹娘和太阳的故事	297
俺爹走了	302
娘，儿做好了准备为您送行	307
俺娘也走了	312
用镜头留住爹娘	321
没了啥，也别没了牵挂（自跋）	328

||自序||



岁月无情，爹娘老了。30 年来，我为他们拍了 12000 多张照片，600 多个小时的录像。这些照片和录像，记录下爹娘的日常起居，接人待物，喜怒哀乐，也记录下爹娘身边的风土人情，世事沧桑。儿子为什么总对着“长得不好看”的爹娘拍来拍去，他们或许不理解，这些照片会派上什么用场，他们或许也想不到。但他们相信，儿子做的事是对的，也只有儿子才会这样做。爹娘对儿子是无私的，儿子对爹娘也是无私的。

多想再给你们照相啊，俺爹俺娘（自序）

在我学摄影之前，爹娘只照过一次相。

那是日本鬼子时期办“良民证”时村上让照的。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年，爹 24 岁，娘 26 岁，他们交了钱，到 8 里外的源泉村去照相。

“那时咋照相呢？”我问爹。

“男的女的分开，四个人一组，坐到一根长凳上照。照了再剪开。相片到了村里，伪村长控制起来，必须再交钱才能拿到相片。我又交了两份钱，却只得到自己的一张相片。”爹说。

“可能是没把俺照上，俺一直没见到俺那相片是啥样。”长到 20 多岁才照这一回相，还没见到相片，娘一直觉得委屈。

爹说：“年岁长了，俺当时照的那指头肚大小的相片也早找不到了。”

以后 30 多年，爹娘再没见到过照相机。也难怪，我们村太穷，人穷了哪有心思照相。

长大了，我走出了穷山村在外教学。1974 年春天，我和女朋友夏立群（现在的妻子）带着她父亲抗日战争时期在战场上缴获的那台德国蔡司伊康相机回家时，爹用粗黑的手抚摸着这神奇的玩意儿，眼神里充满疑惑：

“这方匣子咋能照出人影呢？”

当我按女朋友给调好的光圈、快门，举起这“方匣子”要给他们拍照的时候，他们你看我，我看你，躲躲闪闪，不知所措。娘还说：

“别照了，俺长得又不好看。”

这一次，我拍的照片大多数都虚了，只有一张很清楚。以后，我还带着照相机回去过几次，终于拍下了娘扶着我不满周岁的儿子学步的瞬间，记录下当木匠的爹拉大锯的神情，还单独为爹娘拍了一张清晰的合影。

1982 年，也是春天，我开始照着书本学习摄影。当时，正值农

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承包了几亩责任田，爹娘如鱼得水。爹娘干啥都要强，种地也要种出个花样来。他们像过筛子一样细细地耕耙土地，像种花一样侍弄地里的庄稼。我在城里工作，也常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回去帮一下忙。刚学会拍照就如同刚学会骑自行车、开汽车一样，如痴如醉。跑街头、下工厂、到农村，工休日都搭在创作上，回家的次数少了。爹在地里忙不过来，他性子急、脾气倔、好强，但毕竟年纪大了，劳累时就冲着娘嚷几句，说我忘了家，忘了本，“修正主义”了。偶尔我回去干点活儿，也是一肩挑着担子，一肩挎着照相机。爹看见，又嚷起来：

“干活就要正经干，你这是啥样？‘要饭的牵个猴子——玩心不退’。”

娘出来圆场：“学照相咋不是正经事？都像你这一辈子只认得锄把、斧头？”

我的照片开始在报纸上发表了，我高兴地把报纸给爹娘寄回去。然而，好长时间没有见到回信。

秋天到了，庄稼熟了。我因单位有会议拍照不能按时回家秋收。过了几日，也没有收到爹娘催我回去的书信，我心里不安，等会议结束，便匆匆往家赶。为避免见面不愉快，我把照相机放在包里。走进家门，才知秋粮已收割进场，冬小麦也快种完了。望着年近七旬、疲惫不堪的爹娘，我歉疚极了。娘却安慰我说：“没啥，俺习惯了。今秋你爹就是不让捎信催你来家，说你正忙着正经事呢。”

山区的秋天是美丽的，农家院里满目秋实。我想创作几幅农家金秋的作品，需要爹娘参与到画面之中。跟他们一商量，行！我告诉他们，在镜头前面不要紧张，权当我不在场。我利用门口作框架构图，让高大的玉米垛充满画面，捕捉娘用簸箕簸粮的瞬间，取名《窗口》，透过农家丰收的院落这一“窗口”反映农村改革新貌。我还拍摄了爹手捧大地瓜由衷喜悦的镜头……这个秋天，我相机里的收获不次于丰收的田野。

报纸发表摄影作品，都在署名后带“摄影”二字。渐渐的，爹娘不再称我拍照为照相，而是改口为“摄影”。家乡人读“摄”为“聂”，“摄影”说成“聂影”，听别人这样说我觉得别扭，但从爹娘口中说出这两个字，我听着十分舒服。

邻居们也喜欢让我拍照。每当有人说要我照几张相时，爹娘都要给他纠正：

“他这不叫照相，叫‘摄影’。不要绷着脸，要的是自然。”

他们还有意跟我的拍照对象拉家常，说几句笑话，以便我在一旁抓拍。

“报社里的记者都是这样‘摄影’的。”他们告诉邻居。

过了不长时间，我还真的考进了报社，当上了记者，“方匣子”也换成了“长镜头”。报纸上隔三差五有我拍的新闻照片。从那时起，爹娘养成了看报的习惯。报纸一到村里，爹便抢着看报上的照片。如果报上有我的作品，他便拿回家讲给娘听。爹的脾气也似乎改变了许多，很少再听他吵嚷。我每次回家，也都跟随爹娘的活动“摄”几张“影”，他们在我的镜头前十分自然，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时间久了，我也为爹娘拍了不少“作品”。

1990年，我组织了骑自行车长征路摄影考察队，这二万五千里，便成了爹娘最关注的“热线”。每晚电视里播放天气预报出现中国地图，爹便指点着某一个点，告诉娘我已到达的地方。我在外考察的九个月里，报纸上有关我们的报道，爹每期必读，有时还把报纸借回家读给娘听。雪山草地是考察长征路的“重头戏”，也是艰难险阻最多的地方，还几次出现危及生命的险情。我把这段感受最深的经历写成长篇通讯，见报后，爹一边看一边掉眼泪，但没把这篇报道读给娘听。以后的几天里，他不住地念叨：“摄影不易呀，比俺种地难哪！”

1994年9月，又是一个金秋。我已到北京工作，带着妻儿回家给爹贺80大寿。寿宴以后，我给爹娘留影。在他们的配合下，我又拍了两张十分满意的照片，回京后放大寄了回去。过了些时候，当我再回老家探望爹娘时，见这两幅照片并排镶在一个大镜框里，挂在爹娘的床头。惹人眼目的是，在两位老人照片下面，爹用毛笔写下四个字：焦波摄影。

2000年春天，我又买了一台摄像机开始拍摄爹娘生活。对我手里的新玩意儿，爹娘还是认为是照相机，但又觉得这个新玩意儿和其他照相机不同。一天，娘坐在我的身边，仔细地端详着摄像机，问：

“你这个照相机比原来那个照相机好是不是?”

我说:“是!”

娘说:“我看也是!”

我把摄像机镜头转过来对着我和娘,用手搂着娘的脖子说:

“娘,咱俩照张相!”

娘在寻像器里看到我和她在一起的镜头,乐呵呵地说:“还是俺儿白生啊。”

一句话说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依偎在娘的怀抱里,我撒娇地说:

“娘,我照不够您,照不够您啊。”

“赶快照几张吧,再不就啥照了。”娘乐呵呵地给我幽了一默。

爹在一旁也乐了。也许是看到我和娘这么亲近感到高兴,也许是我从来没有与他这样亲近过他有几分嫉妒,爹说话了:

“‘至亲不过亲父子,至近不过亲夫妻。’这是一句老话。照我看来,亲父子不如亲母子近。为啥呢,儿子出世前在他娘身上已呆了大半年了,能不亲吗?”

听了爹的话,周围的人也乐了。

自从我给爹娘开始录像后,娘就养成了爱看我的摄像机的习惯,时不时地凑到我跟前,看看寻像器里我拍的是什么。

有一天,娘问:“这不是照谁就是谁吗?”

“当然照谁就是谁了,对着小狗还能出来小猫了?”爹又和娘幽了一默。

“这不还是那个老汉吗?”娘指着寻像器里爹的影像说。

爹听了,拽了拽胡子说:“不是个老汉还是一个小青年吗?”

我又把镜头对着娘,爹马上和娘打趣:“快过去看看,里头有个新媳妇啊。”

这下娘懂了,撇了撇嘴:“还新媳妇?都老成啥样了。”

一天晚上,我正在给爹娘录像,娘突然问我:“你照的这些相(她还是认为我拍的是照片)是不是给那报社,他们印报纸啊?”

“是啊,是印报纸啊。”我边录边说。

“就和这些一样吗？”娘指了指糊墙的几张印着照片的报纸问。

“是啊，就印这样的报纸。”我说。

“印成这样，不是祥好（家乡话，很好的意思）吗？”一会儿，娘又凑到我跟前问：“他们用你的相片印报纸，不是给你钱吗？”

没想到娘问我这个问题。拍照片这么多年了，娘第一次问我这个。

我如实回答：“给我钱。”

“只要给你钱就行。”娘似乎得到了一个很想得到的答案，点了点头，不再问了。

“那你愿意照吗？”我追问了娘一句。

“给钱，我还不愿意吗？”娘几分认真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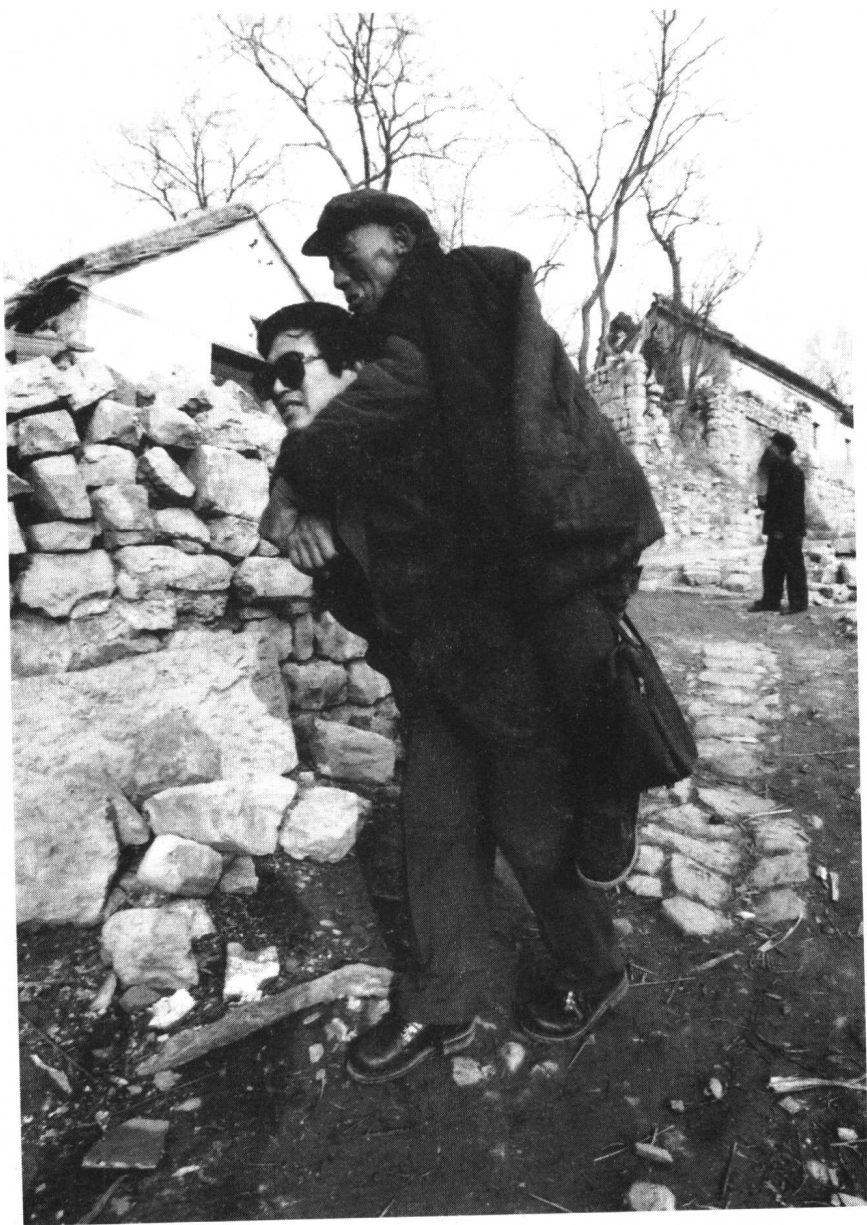
“那叫稿费，你不懂！就像我给人家干木匠活，人家给咱钱一个样。”爹对娘说。

岁月无情，爹娘老了。30年来，我为他们拍了12000多张照片，600多个小时的录像。这些照片和录像，记录下爹娘的日常起居，接人待物，喜怒哀乐，也记录下爹娘身边的风土人情，世事沧桑。儿子为什么总对着“长得不好看”的爹娘拍来拍去，他们或许不理解，这些照片会派上什么用场，他们或许也想不到。但他们相信，儿子做的事是对的，也只有儿子才会这样做。爹娘对儿子是无私的，儿子对爹娘也是无私的。

许多人问我究竟为什么坚持这么多年。说实话，动机很简单：看见一天天变老的爹娘，我舍不得他们走。用什么办法才能留住爹娘？只有照相机和摄像机才能留住爹娘，只有照相机和摄像机才能留住活生生的爹娘。

2002年12月，爹走了。2004年2月，娘也走了。我用照相机和摄像机记录下了老人离开这个世界的瞬间，为爹娘一生的故事画上了句号。然而，失去爹娘的痛苦使我长时间不敢面对照相机和摄像机，不敢看给爹娘留下的照片和录像。如今，我又在问自己，我真的把爹娘留住了吗？我说不出答案，起码在今天说不出来。我心里只有一个愿望——一个想起来心里流血的愿望！那就是：

多想再给你们照相啊，俺爹俺娘！



有本书上说：“当父亲背起儿子时，父亲笑了；当儿子背起父亲时，儿子哭了。”
(1997年)



“娘，您抱了我一辈子啦，我也抱抱您吧！”在故宫，我把娘抱了起来。妻子夏立群抢拍了这个镜头。（1996年）